

长辈

难忘父母爱情

郭小龙

最近,我第五次读《郭根日记》。一次次阅读老父日记,一次次追寻先父人生轨迹,悟出了大时代中一个真实的父亲。日记中,有些文字记录了父母凄风苦雨中的爱情,展示人情之美好,让我感慨不已。

父辈那个年代,婚姻讲门当户对,其实也未必。父亲是北方人,母亲是南方人;父亲是农家子弟,母亲是城里大家闺秀,二人结缘,似乎离奇。

父母结识于北师大附中,同级不同班。父亲时任学生会主席,他们请鲁迅先生到校演讲,学生深受鼓舞,在石评梅等一些激进派教师支持下,校园一时出现众多社团。父亲办起“漫云社”,出版半月刊《漫云》,母亲加入,负责出版部工作。彼此交往多了,日渐生情,遂为挚友。父亲保存着当时母亲写给他的娟秀字迹:“今日放学后我想开个会,现在漫云第11期的稿件只有两份……”一年元旦,父亲精心制作贺卡送给母亲,里面附诗,题为“爱假如是一朵鲜艳的花”。母亲那时有幸得教于石评梅。石评梅去世后,学校举行追悼会,文静内向的母亲抽咽着走上讲台,作了沉痛发言。尔后,父母多次结伴赴陶然亭祭奠评梅老师。高君宇、石评梅的革命恋情深深植根于父母心田。

高中毕业后,母亲考取北师大外语系,父亲却因在《校友会会刊》上发表纪念马克思的文章,遭国民党缉捕,林砺儒校长多方交涉,父亲方免一难,但毕业评语中留有“品德失检”之记录,操行由历年的甲等一落至丁等。父亲愤懑不平,放弃与母亲在京都同读大学的念想,只身远赴青岛,考入山东大学外语系。一双恋人,天各一方,唯有鸿雁传书。一次,父亲给母亲的信笺中夹着一张照片,其下方题写:“贤:这整个的我愿永远漂浮在你眼前——心底。根。”

待到毕业季,母亲向外婆提及与父亲的婚事,孰料遭外婆反对。其一,外婆受传统婚姻观制约,认为双方不般配;其二,外公邵飘萍殉难后,不屈的外婆复活《京报》,一心忙于政务。不过,后来父亲以其才华和翩翩气质赢得外婆青睐,外婆最终成全了这对鸳鸯。

婚后,迫于生计,二人远赴绥远任教。不及两年,抗日烽火四起,他们参加了绥远民众抗战救亡会,宣传抗日,与同仁创办《燕然》半月刊。“七七事变”后,学校停办,父亲买了辆旧自行车,带着母亲,母亲怀抱年幼的大姐,历经艰辛,回到晋北老家。小住之后,将大姐托付给我好心的二婶,辗转南下,投身抗敌文化活动。抵长沙时,铁路停运,长达四月。不久逢母亲分娩,二姐降生,取名“小难”。后父母怀抱二姐,几经周折始到上海。在法租界,与养病中的祖父团圆。父亲加入“民族复兴大同盟”,在《新时代》任编辑,秘密编印反汪小册子,往沦陷区散发。他写的长篇报告文学《烽烟万里》在《申报》连载,在上海滩反响很大。不久,父亲被当局通缉,留下二姐和尚未出生的我,告别病中的祖父和患肺疾的母亲,化装前往江南游击区,奔赴抗战一线。尔后,

先天不足的我临世,祖父病故……多亏北京的大舅妈收留了我们。可怜的母亲,在无尽的痛苦与忧伤中,结束了她短暂的33岁的人生。

那天,女婿从网上《老照片》发现我父母遗照,转发于我。图像上,父亲儒雅,帅气,母亲文静,漂亮,我深情凝眸父母相依相偎的合影,潸潸泪下,感慨万千。

幼时住在娄烦老家峰岭底时,夏天并不觉得太热。老乡们天一亮便荷锄到地里耘草,快中午才回家吃饭。我家住在二队的一个巷子里,巷子东西向都是房屋,屋檐下便成了人们吃饭纳凉的好地方。日头高照,人在巷外烤得皮肤生疼,而巷子里的凉荫处却很是凉爽。老乡们每人端个海碗,坐在街边石头上吃饭,遇有稀罕食物还要相互到对方碗里夹一筷子尝尝。饭后,男人们敞着怀谈天说地,女人们穿短袖小袄眉飞色舞聊着家常,孩子们则在人群里跑来跑去。

巷子北边有片空地,凉荫下卧着羊群。午饭后,我们会跑到羊群边看它们嬉戏。推着车子担着担子的小商贩,高声叫卖着,有卖蔬菜的,有卖瓜果的,也有卖针头线脑儿的。人们围着小商贩议价砍价,小商贩也会将称好的菜给了顾客后,再抓一把小葱或韭菜塞在他的篮子里。孩子们等不及回家,一把从大人的菜篮子里拽出黄瓜或桃子、杏子,一溜烟跑远大吃起来。

村子西边紧邻汾河,是纳凉的好去处。男人们在河里游泳,女人们在远远的河边漂洗着衣服。而我们这些小孩因家长和学校管束,只能偷偷跑到浅些的河水中玩耍。下午上学,班主任老

故乡

峰岭底的夏天

段新民

师例行检查,在每个孩子的胳膊上用手轻轻一划,若出现白白一道痕迹,就知道一定去河里玩水了。除了批评教育,还要在教室外罚站。

一到夏天,老乡们会到地里刨“黄芩”。刨回药材后煎熬,煎好的药汤凉温后,一人一碗喝下去,可防暑降温、清热解毒。父亲到城里买回一些冰糖,冰糖水的滋味,比现在冰镇的碳酸饮料不知要好喝多少倍。这种清热败火的饮料,几十年再未喝过,一直藏在深深的记忆里。

要说夏天最好的食物,莫过于母亲做的凉粉了。每年夏天,母亲要去供销社买几斤粉面,分几顿给我们做着吃。粉面有两种,红薯的发红,土豆的发白。母亲制作凉粉时,我们几个孩子都聚在大锅周围,瞪大眼睛盯着锅里的美食。母亲将粉面撒入开了水的锅里,加点白矾,拿锅铲慢慢搅动着。不一会儿,锅里的水和粉面便成了糊状物。这时,母亲会将灶台和水瓮用水洗得光光亮亮,再将锅里的糊状物铲出,抹在光面的灶台上和水瓮上。过上一阵,糊状物便冷却成固体。母亲将这种晶莹透亮的东西,慢慢卷成一卷,再一刀一刀切成条,放入凉水盆里。从凉水盆里捞出凉粉盛进碗里,加入葱花、韭菜、咸盐和陈醋,便可以吃了。我们抢着端起碗,大口大口吃着凉凉的、滑滑的、酸酸的凉粉,香在口里,爽在心里。

夜幕降临时,劳作一天的老乡们回村了。晚饭后,大家不约而同地来到“林孩”家院里。“林孩”家院子较大,放一些长条板凳和马扎。人们到齐后,“完明爷爷”坐在众人中间,点一锅旱烟,绘声绘色说起评书来。有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,也有《三侠五义》《杨家将》等。“完明爷爷”口齿伶俐,富有表演才能。大家听得入迷时,他却突然来一句“请听下回分解”,真是意犹未尽。

这是我小时候夏天纳凉的故事。住在城里后,每到夏天燥热之时,总会想起当年。想起老家峰岭底,想起峰岭底的小巷子,想起光脊背的老乡、苦甜的黄芩水、凉凉的冰糖饮料、滑滑的凉粉、甜甜的瓜果、休闲的羊群、说评书的老者和清清的汾河水。

2022.6.17

责编 申毅敏
和立君

星期五

24 版

九时

麦穗黄 麦穗香

史彦军

小时候在老家,想吃顿白馒头得等到过年。年底按工分分粮,有一年我家七口人才分了21斤麦子,妈妈发愁极了。夏天麦收时,看到好多孩子都去捡麦穗,妈妈便让我和妹妹也去。

清晨天微亮,院里便传来清香。妈妈打开屋门喊我和妹妹起床后,递给我一大瓶白开水,每人一个厚厚的白面饼,葫芦型饼泛着诱人的金黄,香气来自它。妈妈说:“饼子不要现在就吃,一会儿捡麦穗捡累了再吃,吃得早饿得早,到时候可就捡不动啦。”我俩快快吃了早饭上路。

我俩每人拎一个筐,把饼插进口袋,使劲按了按,才放心上路。早晨的天空一片蔚蓝,太阳斜插在大山深处,闪出细微的红光,广袤的大地一片金黄,黄澄澄的麦茬一溜溜无边无际。我和妹妹找寻了一块麦田,还真有麦穗。我嘱咐妹妹照我那样,把捡到的麦穗头对齐整了拿,每捡到一个,便把穗头压在手的上方,直到攥满一把,我拿出镰刀,把麦穗头切割下来放进口袋,再空着手捡下一把。麦茬有长有短,长麦茬踩上去绵绵软软,短麦茬尖锐刚硬,很容易插伤脚面,我和妹妹慢走细捡。

眼前出现惊喜,地边上漏割的一簇麦子整齐地摇晃着诱人的身躯,我高兴地把它们收入囊中。

太阳出来了,我们换下一块麦田去捡,脸上冒汗,用手擦擦,小白脸变成三花脸。摸摸口袋里的白面饼,掏出来吃一口再放进去,舍不得吃完。

跑了十几块麦田,终于捡满布袋捡满筐。当我俩抬着沉甸甸的麦穗走进院门时,妈妈高兴得脸上乐开了花。

那时,农村学校放麦收假,我和妹妹捡了好几天麦穗,解了家里的燃眉之急。



人物

因为,对于很多学生来说,一来一往,车费十多块钱,可以充当他们在学校很长一段时间的伙食费了。这笔钱,对于每花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的孩子们,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有的孩子,为了把开支降到最低,去食堂的时候,只吃米饭,不吃菜。有的孩子,干脆不去食堂,把米放进保温瓶里,用开水煲熟以后吃白饭。晚饭都如此节省,更别说坐车回家的一大笔开销了。于是,很多孩子周末都不回家,待在学校里,既省了一笔钱,又可以抓紧时间复习功课。但是,长此以往,在学校里吃最简单的伙食,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哪能受得了!

张桂梅深知这些孩子们的不容易。她看着这些孩子生活上的艰难,

担心他们的身体,便拿出自己的工资,这个孩子二十元、那个孩子三十元地资助他们。有一次,她干脆叫了12个孩子,来到学校外面一家餐馆里,点了回锅肉、猪蹄汤,让孩子们大吃一顿。这些孩子或许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丰盛的饭菜,他们围着桌子,吃得特别香,特别高兴。等到结账的时候,他们才知道,这顿饭花了张桂梅老师差不多半个月的工资!他们一个个都惊呆了,不敢说话。张桂梅却毫不在乎地说:

“只要你们能够好好学习,比什么都强。”

事实上,张桂梅从来都没有什么积蓄,她的钱,全都花在孩子们身上了。很多时候,她都是身无分文,穷得叮当响。但是,她又是富有的,孩子们一天

希望出版社

41
陈洪金 著

《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》节选

天成长起来,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,这便是她最大的财富。

2

贫困这个词,在很多时候,特别指向经济和物质的匮乏,指向科学技术和现代文化的落后。华坪县民族中学的学生来自于贫困山区,很多家庭都没有钱,缺衣少食,思想观念也比较落后。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41
赵树义 著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郑曙林是县政协副主席、褐马鸡保护与研究领导小组组长、沁源观鸟协会名誉主席。郑曙林爱鸟如命,每天早上五点左右起床,天亮时便出现在芊林背,出现在东钟楼,出现在沁河源或花坡。郑曙林常年不是在拍鸟,便是走在拍鸟的路上,这两年更是一心一意“追踪”褐马鸡的生活轨

迹,无论在沁源,还是全国各大网站,那些漂亮的褐马鸡照多出自他手。我开玩笑说,他们侵权了,你可以索赔。郑曙林却很坦然,我与他们交涉过,只要注明是我们沁源的褐马鸡,片子随便用。在他眼里,“沁源”两个字显然比“郑曙林”三个字更重要。老邓一路不断向我推荐郑曙林,说在沁源,没有谁比他更懂鸟的。宋勇跟着郑曙林钻过一年半的山,他的鸟知识也多来自郑曙林。二人不时在我耳边聒噪郑曙林,让我这个不想见陌生人的老人,也对郑曙林有了几分好奇。因为疫情,第二届观鸟节延期到秋季,方式也由集中观鸟改为各参赛队选时观鸟。自8月始,各地参赛队陆续抵达沁源,郑曙林每天陪着他们

钻山,忙得一塌糊涂。直到半月前,才与他在五龙川偶遇。前天见面,我提出要跟着他去观一次鸟,他爽快答应,说这几日就有观鸟队来,到时我们一起去看芊林背吧。我说好,郑曙林又问我这几天都去哪里了,我说随便走走。郑曙林问去花坡没有,我说,以前去过多次,现在花都败了,不去了。郑曙林说,不是让你去看花,是让你去看马刨泉。多次路经蔓上,或歇脚岭上,或夜宿花坡,或打尖土岭上,却不知有马刨泉。郑曙林说,一定要去看看,马刨泉可美呢。我说怎么个美法,郑曙林说有金雕。我不禁莞尔,大概在郑曙林的词典里,什么地方有鸟,什么地方就美。如果有珍稀鸟种,那就很美吧。

纪实